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ZINSUI RHBAO　星期二　第一版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五五八號　原名：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殲滅胡軍整三十六師之捷
標誌西北我軍反攻開始
也就是大西北解放之新階段的開始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新華社記者評西北人民解放軍殲滅胡宗南軍整編第三十六師之勝利稱：此次勝利的規模在西北戰場上是空前的。三十六師是胡宗南三個主力之一，胡宗南的另一個主力師整編第一師被殲後兩個旅，現在胡宗南只剩下一個主力師，即整編第九十師。自從五月以來，我西北人民解放軍於蟠龍戰鬥勝利後，掃蕩隴東、三邊與榆林外圍之敵，胡宗南乃令其軍隊分兵「清剿」，到處騷擾並屠殺人民，似乎以為經過了「清剿」，陝甘寧邊區人民就可向他屈服，而人民解放軍就可容易對付了，殊不知邊區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他的「清剿」毫無結果。胡宗南軍對人民的鎮壓愈兇，人民復仇的心愈熾。及至我軍攻榆林，胡宗南被迫派兵去救援，又令其主力急速北進，企圖誘我入套，竟然於本月二十日深入到鎮川堡（米脂北三十里），鍾松一部，不料我軍從鎮川堡附近打起，於幾個鐘頭內，即將三十六師殲滅。在三十六師殲滅之後，胡宗南嫡系的兵力只餘十四個旅，其機動兵力已不會超過七個旅，而且因為他的後方空虛，更給人民游擊戰爭以廣大發展的機會。三十六師之殲滅，標誌着這樣一件事，即是人民解放軍在西北戰場上業已開始反攻，蔣介石因進佔延安而在戰略上所犯的重大錯誤，現在已到自食其果的時候。西北戰局因為三十六師的殲滅，已經根本改變，西北人民解放軍反攻的開始，也就是大西北解放之新階段的開始。這一形勢，將會對全國各戰場的反攻，對於蔣介石極端不利，而於中國人民極端有利的。

興縣北榆林村正式分地
貫徹按貧苦程度分配原則

（新華社綏蒙社訊）據通訊員雲巒、介平三同志報導：興縣北榆林村已正式分配土地。在分配中，特別貫徹了按貧苦程度分地原則。茲將該村分地經過介紹如下，其具體分地方法，有何優缺點，希望各地同志研究。

該村在分地前，曾通過群眾評定土地等級與產量，將土地共分為三等九級，除特等外，其餘各分三級，每人平均分地二十二畝強，平均產糧一石五斗七升。當這個數字向群眾公佈後，就進行了討論怎樣分配的問題。在貧僱農小組會上意見有了分歧，上貧、中貧主張平均分配，反對分等，他們的理由是：「分什麼東西都已照顧赤貧、下貧，這次分配窰苗，又多又好，土地不是一年的事情，再不能多分了。」這個意見一時佔了上風，之後，工作團即分別召開赤貧、下貧、中上貧會議，聽取各自不同的意見，赤貧會上認為必須按等分配，因為「底三板」（底子）不一樣，我們翻身趕不上人家，下貧也堅持同樣意見，由於赤下貧堅持分等，理由充足，說服了中上貧，因此，中上貧也同意了分等意見。但怎樣規定各等差數，又是一個爭論問題，起初擬出一個方案為：赤貧一石七斗、下貧一石五斗、中貧一石四斗、上貧一石三斗、下中農缺地者按一石一斗分，馬上引起熱烈爭論，下貧說赤貧和他們差二斗太多，中貧說下貧和他們差一斗也多，上貧提出每等平均差一斗就夠，其具體意見是「鬥爭出的土地都是好地，再說赤貧、下貧已經分到了好牛、好羊，一等對一等也差不了多少！」而赤貧則堅持這樣意見：「我們沒『底三板』，要啥沒啥，衣、被、擺設那一樣不缺？應該比他們多分。」爭論兩天，意見逐漸接近，大部同意「中間靠近，兩頭拉遠」。即赤貧多分，下中農少分。下、中、上貧距離要近。最後，由貧僱農委員會，根據群眾意見，並按各等具體情況，慎重研究結果，確定赤貧一石六斗五升，下貧一石五斗五升，中貧一石五斗，上貧一石四斗五升，下中農缺地者按一石三斗分。後在群眾大會上獲得通過。

按照這個標準來分，尚差十石產量之土地，但有的富農還保留每口一石七斗產量之土地，當時有人主張「就水合泥」，有多少分多少，而大部群眾認為必須先滿足貧僱農要求，給富農留地不能超過貧僱農，差多少再向富農抽多少，結果這一意見佔絕對優勢，獲得勝利。

此外，並對韓千、劉旺在分配時太「照顧」了自己，批評了他們。留任者八名，新補選下貧杜二雛一名，經過群眾又一次審查改選之委員會，根據群眾所提意見又確定如下幾個問題：（一）一口者按兩口分，兩口者按三口分，（二）原有地基本不動，如下地超過應分數者，抽搶補肥（徵求自願，不願動自己土地者可多照顧好地）（三）分地塊不要太碎，某一塊地多於應分數或少於應分數在五畝以下者，不另割附小塊，在另一塊土地補地，並照顧質量之均勻。（四）家家要分到菜地，最少每戶分半畝。（五）自有遠地多者分近地，近地多者配遠地，遠近拉勻。對寡婦、老漢、光棍漢及勞動力缺乏者多照顧分近地。（六）去年鬥爭出的土地，由於幹部自私集中分配幾家，在這次分地中要得到糾正，如上、中地超過平均數則抽出之，不足者同樣按數補齊。（七）照顧搭配秋糧、夏糧，因為當年明年生產收穫。（八）當過偽軍的牛犢及敵門小頭子劉謀，分地不給地權，二流子改過自新情況再決定，以上亦曾不確定地權，以上問題，現均經群眾批准。

審查貧僱農委員會，加強分地的領導，以保證公平合理。

為保證實分配公平合理，對貧僱農委員會的委員加以審查，在小組會上像一致認為韓有才、韓同等為人奸猾自私，予以撤職。上貧楊存不能為赤下貧打算，亦予撤消其委員資格。劉旺提出……

偏三區貧苦群眾分到耕牛
牛喂夜草加緊扣伏荒
改變過去上午翻地下午放青的習慣

（偏關訊）三區貧苦群眾解決耕牛後，積極扣荒。全區向地主調劑和用鬥爭果實購買回耕牛六十八頭，均經過貧僱小組和農會的民主討論，從反覆比較中，把耕牛分配給一百四十三戶貧僱農。此外，還發動自買了九頭，其餘耕牛困難的人，提倡變工，只要給牛吃些草，一個換一工。群眾分到牛後，扣荒積極性提高了，往年扣荒地，劉二化說：「往年耕牛不得在五個工，可是這牛一變一耕，所以扣不起。今年有了牛，就要好好地喂。」一般貧苦群眾都以好好來互相勸勵，分到牛的人（一般一人一頭），規定輪流喂草，輪流、劉二化、杜客分到牛後，當天就自己的娃娃割牛草去。他們幾割草、擓、具忙個不停。中農餘的積極牽出來給他們使用。村的牛都上山扣荒了，該區因間，劉著子和扣荒地都擠在，所以夠多都說明將來必須翻翻常習慣。按照習慣一般的是上午耕地，下午放牛，而為了趕緊生產叫娃娃們割草，喂牛上夜草，下午也耕。同時他們願意把鍘子擠掛幾尺，因扣伏荒遲了，草漲不死就不頂事。現各村都在緊張扣荒。上非坪因荒地少，上農會就幫助給調劑荒地。（余家溝）十一戶貧農有六戶沒有耕牛，經貧農們研究後，決定有三戶和中農變工，不多都想參扣些荒地，下餘三戶都是獨身漢，土地翻身後，貧農就把這個意見提出來和中農一塊商量，大家同意向富農調劑牛工，是富裕的。（該村六戶富農，有九個牲口，有力農每人扣三垧荒地。）決定每一牲口給三戶貧農。（賈有旭、賀志常）

地主張文華
假意歸隊逃避清算

（本報訊）興縣鄉月村地主張文華，四四年五月，曾參加二分區某團，當過班長，日本投降後，請到兵站當事務長，後到野戰軍衛生部當公科員。四六年假裝病，要求復員，經委員會發給了介紹信，返回家，要求分衣服等物，正趕上土地改革，他忽然跑到後勤部來，說了一套「一定要把蔣介石消滅光才回家」的漂亮話，要求歸隊。後見他行為鬼祟，又沒有政府介紹信，即給政府寫了信，讓他取得證明信後再來。過了幾天，他果然拿了興縣政府的證明信來了，興縣政府調查不夠，說他是中農，在村中表現很好，後他歸隊是因為受不了與群眾的苦等等，因給鬥了一番，便被收留下來。過了幾天，興縣政府又來了一封信，說經過再次調查，發現張文華原來是個地主，在村中破壞土地改革，他為逃避清算，才又混入部隊，群眾要求扣回去處理，現在已經把他扣了起來。（溫沛）

（本報訊）前為「保安部」一混蛋餘之地主惡霸份子邸丑則（已詳八月九日本報一版），因與原嵐縣西土峪偽鄉家之後，為逃避群眾清算，又改名換姓，叫杜完彬。實來嵐縣西鄉開家莊人，偽裝成為中農，跑回興縣，企圖混入我後方機關，被民兵發覺扣押，送交軍區軍法處審問明白後，即轉押原縣，交當地群眾處理。按邸某之父邸泰，給縣政府當過，偽軍時代當過區長、書記，日寇侵佔時就勾結漢奸，為非作惡，邸本人受過日寇之三次「青年訓練」，參加偽自衛團，為敵搶掠，日寇投降後，混入我軍，土地改革後，又混入部隊，得群眾清算其家庭，積極進行反對群眾被清算。（本報訊）

地方武裝積極作戰
臨西地區擴大一倍

（臨四訊）臨汾西地方武裝，積極打擊南山之敵，六、七月擴大地區一倍。在保衛夏收中，會兩次收復土門，並解放嵐縣平垣，以此為基地向南山發展，開展爭奪鬥爭，七月十九、二十二、廿六擊退敵三次搶糧。（芳茗）

靜樂工作團工作員 歐陽矢帆破壞紀律破壞土改

群衆決議開除團籍軍籍

經羣衆鬥爭後已送政府嚴辦

（本報訊）靜樂工作團接受羣衆意見，將混入工作團破壞土地改革，亂搞男女關係的歐陽矢帆清除，交工作團所在地羣衆處理後，送政府嚴辦。

當羣衆遠遠看見歐陽矢帆走來，就說：「又來了，不知又要幹什麼了！」他走到人羣中，羣衆就慢慢散了。這就是歐陽留在羣衆中的極其惡劣的印像。按歐陽是原某某支隊法政部直政處教育幹事，四川人，地主成份，行伍出身，參加革命隊伍後，即曾犯過腐化、逃跑等錯誤。今年二月起，參加部隊駐地王端莊的土地改革工作，直至六月底部隊他去，始正式參加工作團。經最近羣衆反映及工作團了解，他在四五個月的工作中，製造了許多嚴重的罪惡事實，使人民遭受莫大的損失，並使工作團名譽遭受莫大傷害。

與漢奸的母親亂搞 又姦污了幹部的女人

歐陽藉「幹部」名義，與漢奸女人搞，姦污幹部女人。五個月時間，據已證實的，在王端莊一帶搞了三個女人，尚未證實的還有三個。三月間，被王端莊羣衆鬥爭過的爲見崖底漢奸李永拴，全家逃跑後，只留其四十八歲的母親在家，歐陽竟和這老婆子發生了肉體關係。因此，在該村分鬥爭果實時，又幫助這個漢奸家分了半條聯，還有其他的東西，並送給這老婆子一條軍褲。西坡崖行政村公所幹部×××在外工作，家中只留女人和一個女孩子，歐陽以有機可乘，不管白天黑夜，都去調戲人家，××女人一再拒絕，不料歐陽竟在六月初的一個夜間，從窗戶中鑽進窰中，該女人在他威脅下遂被姦污；爲躲脫他的糾纏，她叫來了母親作伴。他送了×××女人一條新褲、四萬元農幣、十五斤線麻、一付手套、兩個頭髮卡子，女人沒敢用，後來在羣衆大會上交了出來。之後，歐陽又與房東封建富農王榮保的女人發生了肉體關係，給了該女人農幣三萬元。本來他早就和王某女人有勾搭，因王的女人懷有孩子未成。王榮保平常請歐陽吃雞蛋白麵，在歐陽和他女人發生關係後，王自己纔到張勇家，讓歐陽和他女人住在一起。王是有企圖的，正是他對歐陽說：「人情總有相補，多照顧咱們家一點就對了。」

包庇地主封建富農 與貧苦群衆爲敵

因此，在土地改革中，他只讓王榮保「獻出」一部份土地，其他東西一針一綫未動。七月間，羣衆要向王榮保調劑口糧六石，（羣衆反映：王完全可以拿出這些糧來的。）而歐陽卻包庇了他，只讓他拿出一石。同時歐陽竟強迫貧農呂拴柱的女人，無代價的給王的小孩喂奶。在分配果實中，除了王榮保分到鬥爭果實三斗七升糧食外，其他破產地主王爪堂、王賜祥、王恨子、王來顯、王二奴等五家也分了許多鬥爭果實。

歐陽對地主或富農處處「關照」，對貧苦羣衆卻是站在敵對立場的。王端莊貧苦羣衆二年來開了許多荒地，在春季分地中，竟將所有的荒地全部打亂分配，結果使得受了苦的貧苦農民吃了虧，破產地主、二流子分了好地，佔了便宜（詳情見昨日本報一版）。再如赤貧戶楊三老漢，是三輩子的僱工漢，當了一輩子長工，沒娶過老婆，現因年紀大了，僱工沒人用，種着七、八垧賴地，還要養活一個瞎眼弟弟，土地改革中一貫積極，今春沒吃的把一口豬也換了五小斗米，可是在今春分糧中和有糧人家一樣分攤，羣衆見天熱了仍穿着破皮襖，就把鬥爭果實中一件小單衫子給他，也被歐陽消着說下來，老漢傷心的哭了。對搶種工作，置若罔聞，他連工作村荒地的數目也搞不清。雨後上級緊急指示組織羣衆搶種，當天晚上的時間全部放在搞女人上。回工作組後，問他如何組織的，他連一個人名也說不出。

受賄水筆金戒子 親手放走逃兵

與荒淫同時，歐陽又進行貪污。舊曆五月二十八日，村幹部見到一個形跡可疑的軍人，叫了他去，檢查出白洋、金戒子、一些秘賬條子和七八張空白公事條子，經考問，供認是開小差的，離石留守處某會計給他開的假護照。歐陽即將逃兵領到自己住處「處理」。該逃兵在歐陽詐嚇下，即將金戒子和水筆賄賂，歐陽接受了，親自將其送走（怕有人阻攔），後對羣衆謊稱逃跑了。他把金戒子以三十萬元農幣，賣給靜樂城銀行，十多天內請吃飯館、給女人，花了廿萬（餘下的已予沒收）。

鬥爭大會上 羣衆紛起責罵

最近工作團將王端莊工作小組，集中西坡崖工作，就把歐陽調回，十多天工作當中，發現他有許多可疑的地方，如他過去無錢，現在浪費鋪張。經過工作組研究，決定派×××到王端莊去調查，×××也懷疑他女人×××與歐陽的關係，經追問後，×××女人將其全部被污辱的經過吐露出來，工作組即以上述確鑿事實追問歐陽，歐陽無法狡賴。這一消息傳出後，王端莊羣衆要求審查歐陽幾個月來的工作，並開會鬥爭他，工作團答應交由羣衆處理，立刻派出民兵將他扣起來。

八月三日、七日、十日分別在王端莊、大夫莊、婁煩召集了附近村莊的羣衆鬥爭大會，及羣衆代表大會，處理歐陽問題。王端莊的大會到男女羣衆約達五百人，首先發言的是×××和他的女人，先將歐陽給她的贓物丟在他面前，一面哭一面訴說受辱的經過。羣衆也紛紛起來責罵他：「你不配當八路軍的幹部！不配參加工作團！」楊三老漢突然出現在會場中心，厲聲責罵他，說：「你來咱們村工作，走的是地主富農路綫，地主家裏有好媳婦子，有雞蛋白麵拉你條，幾天鑽在財主家不出來。你嫌我們貧苦人窮，你來咱村幾個月，到我家裏走過一趟沒有？到我們窮人家裏走過一趟沒有？」在大夫莊、婁煩，歐陽受到同樣的責罵。婁煩羣衆代表說：「石頭抱在懷裏還能溫暖，怎麼你經過八路軍十年教育，一點也不進步呢？」羣衆並將他的軍裝剝下，最後羣衆提出處理意見：一、開除工作團團籍，八路軍軍籍；二、判處徒刑，罰當苦工。現工作團除在內部展開工作檢討外，將其開除出工作團並送政府嚴辦。（蘇紅、丁立）

靜樂縣府連出兩次佈告

確保開荒群衆有承種權

> 過去羣衆開下的荒地已分配者，應由羣衆討論給原開荒人補工還工。

（靜樂訊）靜樂羣衆對開荒存在不少顧慮，使今年開伏秋荒受到很大影響。爲此，縣府連出兩次佈告，保障開荒人在開荒上能得到利益。佈告要點：（一）凡屬羣衆所開之荒地，如係熟荒，政府保證開荒人至少應享有一年之承種權，如係生荒，開荒人至少應享有二年之承種權。（二）凡屬羣衆開下之生熟荒，不論多少，不論好壞，在進行土地改革時，絕不影響應分之土地；如開荒人是應分地對象，他自己願意分他開下之荒地時，土地改革工作團一定要和羣衆商討，盡可能分給本人。（三）凡屬羣衆在地主和惡霸荒蕪之土地內擔種或補種之苗麥秋菜等，不管莊稼多大，收獲多少，應照收之公糧仍由所荒土地之原主負擔，與農民一概無半。（四）地主和惡霸不能之田苗，應迅速分給農民，但不確定地權，也不影響在土地改革中應分得之好土地，待土地改革時統一分配，確定地權，但公糧亦由所屬地主和惡霸負擔。按以前本縣在土地改革及調劑土地中，各級幹部未堅決執行開墾條例，有些地區貧苦羣衆開的荒地還沒得利，即被無代價分給了別人，或調劑給別人，因此羣衆中存有下列顧慮：中農怕開下荒地，將來土地改革時，自己好地反要被別人分走（荒地總不及原有之地好）。有的貧僱農怕開下荒地，將來土地改革時分不上好地。有的怕白出勞動力，怕出負擔等，因此均不敢或不願開荒。縣上遲到伏來才發現此嚴重問題。爲挽救損失，當即連出兩次佈告，（說明在本災嚴重中增加產量之重要性。）佈告內除指出過去已分配了的羣衆開下的荒地，應由羣衆商討補工還工外，並作前述之四點保證。八月十日縣區村幹部會上，對如何打破羣衆不敢開荒之顧慮又作了研究與佈置。（李友）

霍亂病流傳到偏關五寨

二專署指示積極防治

禁吃生冷東西，組織醫生下鄉

（二分區訊）霍亂迅速蔓延至偏關、五寨，以偏關三四區爲最烈。如四區賈堡至老營一帶，每日病下者在百人以外，小孩得病更爲嚴重，單老營城內已病死了四個小孩。三區已有六個村子遭到霍亂的襲擊，東岡峪一下午就病倒八人，病狀皆是上吐下瀉，四肢冰冷，呈麻痺狀態。最近五寨城內，也開始流行，羣衆和機關人員時有病倒者，如榮元貨棧十八個人就病倒了十人。專署接報後，即召開各機關代表和當地中西醫座談防疫辦法。因今夏亢旱，秋後又多下驟雨，氣候冷熱不調，傳染病最易流行，預防辦法首重衛生，嚴禁吃喝生冷東西，不要暴飲暴食，至於醫治辦法，因具體病狀不同，醫生也無定見。故專署除給各縣通知廣泛宣傳防疫外，各地可組織醫生下鄉治療，對羣衆中流行的治病小偏方，應嚴格考查，不宜亂用，防止迷信辦法害死人。（雲齡、余深、杜豪群）

陽曲五區群衆

除害虫保青苗

（陽曲訊）五區晉子溝等村羣衆在夏鋤中積極消滅害虫，保護青苗。副村長閻和和帶着兒童到山藥地裏捉「圪狸」，半天內捉了十餘擔，山藥長的還好，沒有捉的就被吃紅了。安家社六十餘歲的騷老漢用石片打「圪狸」最妙，十天打了三十三個，以每個「圪狸」吃一升糧計算，可少損失三斗三升糧食。××村兒童白測科打「賭老」一二十多個。晉子溝、北小店兩行政村打「賭老」一百餘，「圪狸」四十餘，地老鼠三個，估計可省糧食一石四斗多。打「賭老」既不誤生產，又能保護莊稼不受損失。現這一帶老鄉普遍打起來了。（何俊森）

寧武連遭五次雹災

幹部深入群衆發動搶救

打破「天殺人」等悲觀思想

（寧武訊）本縣於八月十二日五次遭遇雹災後，幹部即馬上深入羣衆中間，打破羣衆「天殺人」等悲觀思想，積極設法大家搶救。首先動員男女老少搶收被雹打落在地上的莞豆、大豆等顆類、角角和未打落在地上的，能補種補秋菜的地區，就發動補種補種，如禿四十六戶，除地主等十戶外，三十六戶已補種四畝；不能補種秋菜的地區，則發動採野菜。西關成和下中農白俊，每人已採下一窰了，還在外，對受災戶分發蕎麥，靜凝辦法的地區，如禿逃亡地主何春如、何金如山藥四畝、莜麥十一災最重的貧僱農；有的林地村莊，如鄉溝行政自然村，逃亡地主楊林有裝窰二座，現存有五煤炭，往年都是貧僱農給個，現在也要出來分給貧僱補救。按此次受災地區係封山上的麻地溝、賈家十五村，未收割的莞豆、莊豌豆及莜麥被打壞半數步了解，受災田禾約四千林下細莊豌豆四百八十畝，有二百五十畝之多。次重，晉頭的如雞蛋，下約十瓦罐被擊破。該村下中農除畝地，蘿被打完，據估鉤莜麥。薛家窊村僱農宮分下八畝地，也全被打光害連天。（覺森威）

離石七區高家溝

清查果實分配

（離石訊）七區高家溝在前[illegible]城解放時，政府寄存下白豆一斤，區幹部李榮未經過羣了村幹部和一些地主富農，瑪道叔（地主）分四十二斤，其餘錢有等共十三人年分配反訛詐款討決定抗幹屬和都有份，幹屬地、富農瑪道榮等去白洋九十五元環兩件事很不滿工作團去後，貧討論，將瑪道林取了的白洋九十道叔等十三人分全部要回，那決白銀困難。在討倉管等十三人尚缺口糧三石，退田之白豆銀洋不足，於主高家顯調劑川穀米一石二分發給缺口糧之貧苦羣衆。（英、富、恆）

聯總以救濟爲名作僞善欺騙
片面援蔣屠殺中國人民
解放區人民深刻不滿聯總停止對他們的救濟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聯總停止中國境內北緯三十四度以北之救濟，積極片面援蔣，已在中國解放區引起深刻的不滿。一般認爲這是聯總一貫援蔣的進一步公開表露。聯總在華從未遵守其所宣揚的「不分政治信仰，公平合理分配救濟物資」的原則，截至七月底止，全部運華物資的百分之九十八點七，都供給了蔣政府，在抗日中受災難最重的解放區，所得僅爲百分之一點三。聯總過去曾經利用蔣政府的破壞來掩飾其與蔣政府唱雙簧的可恥技倆，這次竟想把責任同時諉諸中共方面，如謂此一「[illegible]於政府（蔣）及中共雙方」。但是無數事實證明，原來破壞聯總對解放區救濟工作的只是蔣政府，而始終全力協助聯總工作的則是中共與解放區全體軍民。比如今年六月中旬聯總一批物資運抵山東羊角溝時，蔣機即在該地連炸三日，使已卸之大部物資被毀，並死傷轉運船員多人，聯總救濟船折回烟台時，蔣機又跟踪炸到烟台。今年二月聯總人員押運一批物資抵[illegible]解放區張秋鎮，亦遭蔣機濫炸，聯總汽車亦被炸毀。同月二十五日，聯總汽車由烟台運送物資去接收，途中被蔣機炸毀，司機負傷。其他如石臼所（山東日照縣）等聯總卸貨地點，亦常遭蔣機轟炸，損失無算。至於蔣僞對解放區救濟物資的劫掠，更是屢見不鮮。如七月二十七日蔣艦於龍口附近海面一次劫去聯總轉運物資船七隻，劫去物資一百七十九噸。去年八月由聯總安定轉運、蔣僞押送至太行解放區之四十萬斤物資，運抵沁縣時，即爲蔣僞軍劫去。去年八月，蔣軍第八軍襲入廣饒城，劫去聯總救濟糧二千五百袋。發展到今年七月初旬，蔣政府竟悍然以封鎖解放區港口及限令聯總人員自解放區撤退等手段，縮減聯總救濟物資，充作內戰資本，其破壞對解放區的救濟工作，更加明彰著。但解放區政府則與此相反，始終以全力協助聯總工作，使所得極少的物資，均能迅速而公平地分配到被救濟者手中。解放區軍民對於聯總人員的愛護備至，即使在戰爭緊張及聯總對解放區待遇極不公平的情況下，亦從無例外。如今年六月解放[illegible]之役，解放軍事先將該處聯總人員護送到安全地帶，戰鬥一停，即送其返回原地工作，這是來過解放區的聯總人員與外國記者所公認並讚揚者，聯總是無法抹煞這些事實的。聯總如稍存公道，則被停止救濟的應該是蔣政府，被加強救濟的應該是解放區。但今天卻恰恰相反，聯總與蔣政府串謀歧視解放區，是以一種巧妙的僞裝出現，例如誰都知道，蔣政府是無來由地仰賴聯總的，但蔣僞卻「敢於」轟炸聯總的車船，並和行總曾共同規定山東烟台、羊角溝等處爲聯總船車的卸貨地點，尤由蔣記國防部通令「保護」，但成爲蔣機轟炸目標的，就正是這些地方。聯總行總也曾共同規定聯總船車的標誌，但每次被炸的，就正是有標誌的船車。並且聯總把物資送到那裏，蔣機就跟踪炸到那裏，聯總在那裏的工作就被破壞，人民的參加抗議，聯總卻從未是不管解放區的死活，而一貫被聯總作爲任何有效的制止。人民的多次要求和抗議，聯總卻從未用來作爲阻止蔣方的破壞，而一貫被聯總宣佈封鎖解放區一切港口，阻止救濟物資進入解放區時，聯總不惟未加抗議，反而命聯總停止中國境內北緯三十四度以北之救濟。事實上，聯總與蔣政府狼狽爲奸，由來已久，如救濟輪萬壽號於今年四月二日在石臼所被炸後，即停止防空，天津聯總並一度撤退駐烟（台）人員。六月中旬羊角溝被炸後，又在烟台之救濟輪「萬慈」號，即奉令停止卸貨，全部匆匆離烟。二月張秋鎮被炸後，聯總人員之全部撤退。由於蔣記行總對解放區救濟物資的百般刁難、扣減、貪污，解放區曾多次提出改組行總，並由解放區直接與聯總接洽救濟，但聯總竟不接受。聯總直接來解放區的物資不經過蔣帶，但聯總竟不接受，反要求以一些破爛不堪的東西。上述種種，即在聯總內部，也曾經引起不少公正人士的反對，但他們十一都遭到了排斥，這就是聯總的本來面目。聯總最近頒證的「將烟台劃爲軍事區」，天津至烟台一段停航，因爲輿論界對此不勝詫異，

印尼共和國頒佈法令
保障華僑生命財產

（巴達維亞訊）印尼共和國最高國防委員會及印尼軍總司令，頃聯合發表保障印尼領土內華僑生命財產之新法令。該法令內容包括：（一）凡曾被命遷入保護營居住之華僑，須予釋放，並遣返其原住處。在荷軍佔領區者除外。（二）華僑之安全須予以保證，彼等之住宅如已被毀，則必須爲其設立安置處，其一切費用由印尼政府負擔。（三）華僑原住區如係位於荷軍佔領區，則彼等之生活費由印尼政府支付，彼等如有家屬僑居印尼區內，印尼政府並將設法使其得以團聚。（四）任何人於荷軍迫近期中有掠奪華僑財產者，一方對被掠奪之華僑予以救濟，一方將採取合法步驟，處置業已證實其罪狀之歹徒。

在美帝扶植下
日本重新侵入台灣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上海消息：美國和日本軍官共同訓練蔣介石軍隊之計劃，即將開始。據此間大公報消息：準備接受該項訓練之蔣軍「青年軍」第二零五師，已於十九日由廣州抵台灣。另據來自台灣的確實消息：台灣鐵路局已向日本總督府谷川及許多日本軍事人員，內有日本海軍大將一名，已與大批專家同時偕日本參與訓練蔣軍。此間人士表示，日本政治將在美國經濟各方面扶持下重新君臨台灣。今年五月初，日本前首相吉田曾向麥克阿瑟提出希望取得台灣移民權，並與美國共管琉球，緊接着，日本外相蘆田均公開發表談話，要求琉球台灣歸日本，及「派遣技術人員」出國。目前之事實，證明日本軍閥侵略中國之陰謀，已被溶合到美國侵略的整個計劃中。

（上接）本無所謂軍事或戰爭可言，只要蔣軍不撤犯，就很和平。但美聯社本月二十一日發佈消息，謂蔣政府正圖以陸海軍進攻烟台，則此間蘇縣爲聯總與蔣介石之間，究竟有無軍事上密切配合的勾搭。解放區人民表示他們不曾依賴過任何外援，克服了無數的困難，但他們也不拒絕任何友好的救助，但他們反對僞善的欺騙，更反對以救濟爲名片面支援獨裁蔣政府屠殺解放區的愛國人民。

華中各地蔣軍士兵
不顧蔣賊鎮壓奮起反正

（新華社華中二十三日電）侵佔華中各地蔣軍士兵在民主政府與解放軍寬大政策感召下，不顧蔣賊血腥鎮壓，奮起反正。蘇中啟東蔣軍四十九師二十六旅七十八團士兵李春建等八人投奔解放區後，蔣軍軍官嚴令蔣記「自衛隊」沿公路巡邏，以防逃跑，一名被抓回後，蔣軍團長即召集全體官兵，當衆將其活埋，臨刑時，該士兵高呼：「弟兄們，我走錯路了，不該向西南走，要向東北走，就找到新四軍啦！」接受了這次教訓以後，蔣軍士兵反正時，就先弄清路線，並攜帶武器。一次，四十九師士兵杜才明攜帶步槍投奔解放區，當蔣記巡邏隊攔阻時，他即開槍抵抗，擊斃蔣僞三名，終於安然脫險來歸。解放軍進擊泰州泰興邊境金家莊之役，蔣記泰興縣保安旅備勤大隊長項文若以狂殺士兵三名，迫使部下謝鋒，結果激起士兵公憤，全隊四十名士兵掉轉槍口，先將排長擊斃，將項文若綑綁，攜帶機槍九挺，全部反正。當民主政府發給起義士兵回家時，他們一致要求看到槍決項文若後再走，在起義士兵紛紛控訴下，民主政府乃批准將項逆正法。月前，駐守蘇北鄭道三運關蔣二十五師第七團一營三連長率部七人，攜步槍七支、機槍一挺反正，繼步

上海大公報評論
日對華經濟侵略危險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塔斯社上海二十日電：上海大公報著論稱：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危險，「其嚴重性一如它的軍事侵略。」但指出：「經濟侵略的危險，現在是大於軍事侵略。」該報並引用一位中國專家的話：「雖然兩者都會引致同樣的結局，但一般人對軍事危險認識的清楚，而常過低估計了經濟侵略的危險，如果像美國計劃的那樣，日本得以保持其高度生產水平，將來它就能保持其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美聯社十三日消息：北平天津的中文報紙，數週來幾乎每天都著論指出日本的對美貿易。他們認爲在美國的援助下，日本以前的敵人，又將以日貨輸入中國的市場，復原的機會。數月內，「日本商人將指揮著，帶着兒貨的行商在中國各地，又要引行民黨主辦的新生報在論及麥克阿瑟總部批准日商恢復世界貿易時亦說：「那將是多麼可怕的圖畫啊！」

蔣賣國政府包庇縱容下
青島美軍暴行猖獗

（新華社山東二十三日電）在蔣政府包庇縱容下，青島美軍暴行日益猖獗。據三月青島時報稱：七月下旬，美軍毆傷行人十餘人之多，其中的同院醫院前，即達十一日，住市民國際醫院一人，被毆重傷，流血過多。又一日，在市大港口，中山路一帶，美軍汽車修理廠工人王會鳳、陳偉、石增海、邵文明等三十一日，被毆傷，並非法濫用私刑。美軍五人，又與美軍常在此作樂，鼓以血債，美軍王慶祥被毆，時先生韓、傅時等，並在此處呼號，因美軍佔據館，實傷，並美軍以爲作樂，每日飲酒吵鬧，勾搭妓女，再來市立醫院，使市民不安，時局痛心，遇到美軍就不敢再過交通。人事時，始將其

東北解放區內
蔣僞匪特肅清

（新華社東北二十三日電）東北解放區內蔣僞土匪特務，一年來已滿蕩肅清。據東北行政委員會公安總局公佈，截至目前止，已懲辦之土匪頭目及漢奸特務，有日本戰犯及僞滿組長代理人、山本、天正、特務機關長以上者十人，名列以下數十餘名，僞滿軍官將領以上的合作的罪大者十六名，及美式武器裝備的偽匪二萬七千餘名，其被捕獲者三千五百餘名（以上數字不包括軍隊消滅匪成績）。自去年四月至今年八月，俘獲蔣特務四百餘名，計主要特務一千四百三十一名，其中土匪八十三名，戰犯七名，漢奸八十六名，好細二百三十三名，共計三千七百七十名，自去年七月來，繳獲迫擊炮及其他槍枝一千四百一十五支，長短槍、土砲三千四百一十五支。此時，除一部保安隊爲蔣僞訓練的特務外，大部份投誠。據「八一五」以後，蔣記「大收買」、「勾結」、「維持會」及蔣記「建軍」、「地下軍」等僞組織，一律開始解散。彼等殺戮、勾結、擾亂、破壞解放區，成立各種秘密組織，殘害民衆，先後破壞土地改革，區上一批又一部份，在各地破壞及政府一形擊破。

魏德邁活動

（城）東射擊一事，幸中途爲蔣特務上截，遭受犧牲，但僅有某師士兵遇害二百餘人。魏德邁從南京返北京後，會同蔣介石，十九日與蔣介石會談七小時之久，二十二日上午，又由司徒雷登陪同見蔣，並一起參加蔣家小朝廷「國務會議」，該會係蔣特務頭魏召開者，所有國民黨政府頭目均以主子身份對其奴才訓話，如謂「中國（指蔣政府）所缺乏的不是原料或資源，而是能幹的管理」等等，蔣介石則表現必恭必敬，向魏獻媚說：「我們樂於接受你的建議」（美聯社）。南京盛傳魏已向蔣提出一備忘錄，又魏曾於二十日又秘密飛赴瀋陽，以便繼續其兩次訪問未完之「工作」。二十一日會分別接見CC頭子國民黨組織部長陳立夫、宋子文手下實業部長及前京市長政學系幹部沈怡等。

蔣管區零訊

東北國民黨軍事指揮機構經過一度傾軋排擠，杜聿明被撤，孫立人升任陸軍副總司令後，已行改組。蔣記東北保安司令部於二十日正式併入東北行轅，原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鄭洞國、馬占山、孫渡等分任行轅副主任。松北綏靖司令官，今及兵團司令官，令後東北所有國民黨部隊一均由行轅統一指揮。孫渡將被任爲東北兵團司令官，以鄭洞國爲東北總司令。國民黨策將之被任爲東北綏靖官，陳誠之蔣介石用以鞏固和在東北剿匪事的勾結，東北部隊調動頻繁，在東北中共經濟手段的改組，東北中央主任的任務，已於二十九日居

蔣經國從青島赴京後，即於十九日離京，至於二十日抵達上海，在該處與經濟部勾留一日，調查該地區工商業情形。

八月二十一日飛抵吉林，他有所視察、撫順、錦州、四平，並在一平一地均發表演說：可以再一次，能取全東北，東北立中共，能再重要部隊，以求得洲北，可諸及共軍，重要長春，由被部下因之不安，撫綏其立，

據合衆社十七日消息：蔣介石正指揮無恥軍對山東部隊遇和平，三十八旅被擊之下，直至七十一日全部完成。

蔣記「整八軍」第一師於青島，守軍四十八旅前，亦於上月中旬兵力四九年入境，蔣專裝備的美式武器官兵學生，以及其他生，四百餘名，沙河以總部，並令當地官兵合傷亡六名。

鮮北人民慶祝解放二週年
擁護政府民主改革

（平壤訊）八月十五日，朝鮮北部的人民熱烈慶祝解放二週年紀念，並擁護政府兩年來的一切民主改革。迄今爲止，北鮮已經實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永遠廢除了封建剝削，佔北鮮全體農民百分之七十二的無地與窮苦農民七十二萬五千人，無代價的獲得了日本人與地主的一百三十萬海克脫土地（一海克脫約合十六華畝），農場的電氣化和農村文化建設，也都在積極進行。人民委員會公佈的勞工法，規定成人工作八小時，青年工作六小時，成年工人和僱員每年有兩週的假期，青年則有一月的假期。工廠與機關已實施了義務社會保險與安全措施。北鮮人民過着自由的政治生活，每個年滿二十歲的公民，都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一切地方政府都以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選出。去年十一月舉行了省縣區人民委員會的選舉，今年二月又舉行了鄉人民委員會的選舉，三月並舉行了村人民委員會的選舉，五萬五千四百五十六個農民，八千六百九十七個工人，一百二十九名知識份子，都被選爲各級的人民委員會，前地主及工商業家也有機會參加政權。但在南鮮，恰與北鮮成了天堂地獄的鮮明對照，土地改革並未實行，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沒有土地或缺乏土地，苛捐雜稅，民不聊生，工人的實際工作時間都超過八小時，沒有醫藥費，過着黑暗與恐怖的政治生活，李承晚等反動派在美國支持下，竭力踐踏民主自由，民主人士常常被逮捕與槍殺，近來，美國軍政府當局就逮捕了四千多個人，甚至頒佈禁止各政黨在「八一五」舉行紀念解放兩週年的任何集會。八月十二日，公然封閉了民主人民陣綫、農民協會、勞苦人民黨、婦女聯合會等民主政治社團的會址，許多民主報紙亦於十六日被警察包圍而不能出版，大批編輯記者被捕。

荷蘭各人民團體
反對政府侵略政策

（海牙訊）據荷蘭德格蘭雜誌載稱：代表荷蘭各階層的許多人民團體，反對比爾政府重新掀起侵略印尼戰事的決定。過去支持比爾的工黨黨員，目前都不擁護現政府。荷蘭工黨機關報巴羅爾報指出，荷蘭殖民地份子以「清剿」和所謂「警察措施」血洗印尼地區，並圖分裂蘇門答臘內部，使共和國陷於孤立之陰謀，是非常危險的。論及荷佔領區情況時，「漢德斯比爾」報透露：「荷佔領區形勢最爲嚴重，荷蘭沒有找到一個願意和它合作的印尼人民。」德瓦爾斯報評擊政府爲繼續作戰而採取的財政措施時稱，政府要求我們作新的節約與犧牲，然而戰時的後果，將卻使人民消耗三百萬盾，新的措施將使人民的負担更爲沉重。各報結語中，均謂爲荷蘭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恢復和平，停止戰爭政策，並在平等基礎上，與印尼人民建立友好關係。

希臘民主軍
機動實行局部反擊

（雅典訊）希臘民主軍不但勝利地粉碎希臘賣國政府軍的進攻，而且機動地實行局部性的反擊。據民主軍總部廣播公報稱：民主軍十八日在西馬其頓區，向法加與希佛爾之敵發動進攻，經兩小時激鬥，斃敵一零五人，俘敵一零六名，民主軍僅傷十六人。另據希臘政府發稱：希民主軍已發展至五萬人。在民主軍聲勢日益壯大之下，希反動政府恐慌異常，一方面揚言民主軍獲有「外國援助」，希臘問題已成「國際問題」，一面要求其主子美國直接出兵干涉，據芝加哥太陽報稱：華府內閣委員會已詳細研究了派兵赴希的可能性，並已指定陸軍部研究有關細節。同時，美寇刻正在德（美佔領區）、意、比等國招募由納粹份子、吉斯林份子組成之「志願隊」，準備開至希臘，對民主軍作戰。

（紐約訊）美工人日報著論反對美國在希臘使用武力以支持「四二」封建法西斯政權。該報斥美國安理會代表然生之聲明爲「蠻橫無恥」。該報並稱：「我們有了聯合國組織，美國人民不希望繞過聯合國。」下午報尖銳批評然生的聲明稱：「美國基本錯誤在於片面援助希臘」，並斥責美國捲入希土內戰之冒險企圖。

荷蘭佔領區
印尼人民怠工破壞

（巴達維亞訊）據荷軍情報處宣稱：在爪哇荷軍佔領區的怠工與破壞行動，正與日俱增中。蘇門答臘北部印尼人民亦廣泛的實行焦土政策，許多荷蘭農場及工廠都被毀壞，其中有世界上最大的巴耶勞茶葉工廠和貝容布得拉之大植物油工廠，爪哇沙拉加之白十字農場於八月十九日被怠工者縱火焚毀，雜公及其他地區之怠工運動正擴大中。

安理會討論印尼問題
美國處於孤立地位
蔣家代表竟爲美陰謀另闢蹊徑

（成功湖訊）安理會自十一日起，對印尼問題第二次作一週激烈爭論，已於十九日休會。此次會議中心，仍討論進一步採取步驟以解決印荷爭端問題。蘇代表葛羅米柯在會上，猛烈抨擊美國單獨「調停」之陰謀，要求立即組織安理會委員會赴印尼，以解決印尼衝突。印尼代表沙利爾亦堅持共和國立場，認爲只有由安理會仲裁，才是唯一處理印尼問題的辦法。澳代表揭露兩年來美國單獨「調停」毫無結果之事實，並重申安理會應迅速和平仲裁印荷糾紛之提議。在討論中，美國甚形孤立，迫使美國務院不得不於十九日正式撤消單獨「調停」之原議。但美國代表竟在會上仍頑固的反對蘇方建議，竭力支持蔣家代表蔣廷黻之提案，該提案要求印尼代表對印尼現狀及執行停戰令之情形提出報告，同時提議由印荷各指定一國代表，挑選一第三國之代表，合組一委員會。蔣匪代表這一提議，與荷代表十五日所提出者如出一轍，企圖否認安理會有自行處理印尼問題之權，並爲美國單獨出面「調停」另闢蹊徑。安理會準備於二十二日繼續討論。

憶我的老夥計李萬順
——並向我那惡霸父親控訴——
劉西林

老夥計李萬順，一輩子沒好活過，他從三十九歲上就到我家扛長活，一直扛了四十年，扛到七十九歲，活活地扛死了！

不知是光緒幾年來，因爲年頭不好，我父親看見他餓的要死，就乘機抓了一把，壓下他給我家扛長活，工錢多少根本沒提，只管你一碗飯不餓死你就算了。開頭幾年，每年還給他個七吊八吊的，以後五吊六吊，三吊四吊，一年比一年少，後來慢慢地就沒有了，我父親不說給，他也不敢要，一直到他死，整整四十年的苦水，算白白地受過去了。

提起我父親本是當地出名的「惡人」，所謂：「一跺腳四街動」，人人都怕，在村裏胡作非爲，願意打誰就打誰，願意罵誰就罵誰，全村幾千口人，沒有受過他打罵的找不出幾個來，誰要反抗他，就耍刀子動槍，私場打不贏官場上見，往衙門口花上幾個錢，就把人押起來。對於自己的「奴隸」李萬順，那就更不消說了。

李夥計一輩子受盡了我父親的虐待，我記得在他枯瘦的身上有皮鞭抽打的黑道子，在他蒼白髮的頭上，有木棒打下的硬疙瘩，這都是我父親給他剩下的痛苦的痕跡。在這四十年的牛馬生活中，一天價，被踢倫來打過去，今天院子沒掃淨也挨打，明天呼喚沒聽見也要挨打，一年三百六十天，很少有幾天空過去。特別是後幾年我父親打他特別狠，罵的也特別刺耳，一開口就氣沖沖地說：「你不幹，你滾蛋！」李夥計也曾想「滾」一遍，可是常在前二十年要「滾」的時候，因爲我父親要他償還他（吃的飯錢，誤下的工錢等，但他應賺的工錢卻一字不提。）所以沒敢「滾」，這些年滿臉鬍子都白了，腰也彎下了！就這樣：一天天的忍，一年年的受，

李夥計雖像牛馬一樣地勞動，並受着我父親的虐待，但他對我們弟兄都像對自己的兒子那樣疼愛，我母親孩子多，照顧不來，所以我從小就是跟着李夥計長大的，白天他引上我耍，夜裏他抱着我睡，拉屎撒尿都是他一手照管，他把他多年積攢下的幾個錢都爲我花費了，記得我小時每天半夜裏哭叫醒叫的時候，他總是從枕頭底下掏些花生、糖塞在我的手裏。十幾年過去了，我長大了，而他的悲慘的境遇仍然沒有改變。

去年在豐鎮，接到朋友的來信，說他在前六年就死去了，我父親花了五塊錢買了口薄木棺材把他埋在亂人坟裏。我父親的心是怎麼樣狠的？！地主的心腸太殘忍了！我看完信，沉思了半天，我覺得這樣的慘事絕不止這一件，我要爲李夥計伸冤！我要爲世上許多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報仇！

去年我已給村裏的羣衆去了信，家的事完全由羣衆處理，怎麼處理怎麼是，我早同妻子均說過擁護，特別是李夥計四十年的冤仇要報！四十年的工錢要完全拿出來，並且所有的田由我家的人給李夥計修墓祭奠，至於我父親該殺該剮全由羣衆發落。

七月二十二日　一部於賀中

戰鬥着的延安人民
——遙寄讀者同志——
湯洛

讀者同志：我願在戰鬥的空隙，告訴你們不可征服的延安人民，如何熱愛着我們游擊隊，如何在敵人的鐵蹄下戰鬥。

在牡丹區，敵人編制保甲後的一個村莊，有一天，一個敵人帶着槍到山溝去打野鶏，打了十多槍沒打着一隻，便自言自語道：「媽的，把三排子彈打完了，也沒打住一隻。」這句話被旁邊鋤地的一個老鄉聽到了。他放下鋤頭，猛撲過去把槍奪過來，拉開槍栓一看，裏面還壓着三粒子彈哩！他便把敵人押到家裏，搶埋起來，晚上偷偷的送到游擊隊來。

還有一次，我們的偵察員深入到敵人駐地區——豐鎮偵察。剛到某村，敵人也進了村，他們見無法脫身，便走進一個打麥場，將麥攤開，麥主人在對面山上叫道：「哪是誰？抱麥哩了」偵察員答道：「哎！是我，今天好紅天，我打麥來啦！」麥主人一聽，知道了是游擊隊的偵察員，回道：「呵！是你，我當是誰哩！」當時敵人走到麥主人跟前問道：「場裏是啥人？」麥主人答道：「是前面村的，在我這裏打麥，今個天好，來打麥來啦！」就這樣，我們的偵察員得到了掩護，偵察敵情後，安全轉回。……

讀者同志：和平時期我們的羣衆與我們有濃厚的情感，在戰爭中表現得更加親熱了。在游擊區與敵人作鬥爭的同志們深深感到：「羣衆真好，羣衆到底是我們的。」

八月三日

「還鄉證」及其它
——石嘴頭鬥爭地主大會拾零
爐冶

（一）「還鄉證」

惡霸地主陶子玉弟兄三個，爲了躲兵，花錢陶子明就混進了公安總局衛生處，一貫思想落後，去年冬天，陶子玉叫他裝病退伍，就說：「肚子痛，有慢性病……」他便裝做不能吃飯，背過人到伙房偷的吃，又說謊不工作，後來就因病介紹在縣委會處理，發給了一張「還鄉證」，又叫縣政府幫助了穀米三百八十斤，回到村上，又叫村裏幫助他，羣衆大會上，羣衆一致否認他是退伍軍人，當場決定：還鄉證交還縣委會，穀米退還老百姓，並永遠不要他這樣的人參軍。

（二）老主席

鬥爭大會上，最令人注意的是：主席團六十六歲的貧農田東太老漢，[illegible]歲的貧農賈寶兒，懷安的婆姨劉改銀。他們受地主剝削，[illegible]來，在翻成份時算了一下賬，僅田東太一人就被地主剝削了十千[illegible]。新政權建立後，他們才澈底翻身。劉改銀於[illegible]硝土、紡綫織[illegible]，積攢下錢來，買下四垧地，又開攤了一畝水地，生活上才有了保證，這[illegible]歲上父親給地主下[illegible]死，母親改嫁，叔父撫他教養成人。他歲數雖小，但認識很好，他知道地主是農民的敵人，消滅了地主，農民才能翻身。土地改革中，他們都積極的向地主鬥爭，得到羣衆的擁護，羣衆讚美他們：

田東太——
捱過餓、租過地、份羊出大利，僕過羣衆[illegible]，人人稱他老主席。

賈寶兒——
死了爹、走了娘，[illegible]的兒子受盡苦，領導[illegible]鬥地主，人人稱他小[illegible]。

劉改銀——
勤勞生產過光景，[illegible]沒，婆家窮，領導婦女[illegible]地主，人人稱她女英雄。

